

《夜线约见：中国股市，千川汇海阔 风好正扬帆》视频文字稿

【播出导语】

接下来我们进入夜线约见的特别节目——《亲历》，今天播出第三集，聚焦中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从无到有一路前行。

【片头】

【访谈导语】

往事历历在目，成就历历可数。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听亲历者说。各位好，这里是夜线约见特别节目——《亲历》。

这个场景、这个地点大家不会陌生。一个月前，中国人保在这里鸣锣，跑完了 A 股上市的马拉松，也成为了近七年来首只保险新股。说起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第三大债券市场和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

如果说我们把今天的中国资本市场看作是一个还在学习、不断成长的青年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则是长辈关爱下的孩童。1986 年的 11 月 14 号，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时，将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当作礼物送给了他。虽然面值只有 50 元，但这份礼物传递出的是中国决意发展资本市场的明显信号。

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沪深两市相继成立，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期间路途虽不平坦，脚步却也从容。回首成长之路，触摸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今晚我们听记忆说话。

【演播室访谈】

臧熹：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室的嘉宾，一位是上海证监局原局长、

上交所原监事长张宁，另外一位是时任豫园商场的总经理顾国椿，欢迎二位嘉宾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那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邓小平同志把一张股票作为礼物送给了国际友人。张老师，那个时候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张宁：应该这样说，其实送之前我们知道。因为这张股票是我们找的，我们觉得很自豪，这是中国的第一张股票，代表我们中国送给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交易所，所以这个意义非凡。而且后来我听说纽交所把它挂在自己大厅里面，后面有一行字：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张股票。

臧熹：就说明当时这件事也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顾老，那个时候您公司的股票还没上市呢吧？

顾国椿：我要到 1988 年（才上市）。

臧熹：那个时候，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

顾国椿：邓小平送这个股票，我们是感到很高兴的，因为我也希望成为股份制，也希望发股票。

臧熹：那个时候这件事会不会刺激您一下，加快您那边上市的步伐？

顾国椿：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办手续了，所以我当时呢，感到既兴奋也期盼我的股票早日上市。

臧熹：实际上，凡尔霖获赠飞乐股票，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拿到股票之后他立刻就飞到了上海，把股票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也成了拥有新中国股票的第一位外国人。对于过户的这段经历，经办的当事人曾经有一段回忆。

【插播采访】

时任工行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 黄贵显：握个手拍两张照，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领导，跟世界最小的证券交易柜台的领导的合照。

【演播室访谈】

臧熹：张老师，我看当时过户的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第一个营业部？

张宁：对，就是工商银行静安信托分部营业部，在南京西路，这个营业部非常小，凡尔霖当时就到那里去过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关于股票交易的营业部。

臧熹：这个营业部从最开始筹划到真正建成用了多长时间？

张宁：这个应该很短。他们就是一个装修，然后因为当时的挂牌很简单，它那个牌子上面都是用插板式的价格显示，不是现在都是电子屏的，所以这种装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臧熹：那个时候在中国开证券市场是不是也会有很大的争议？

张宁：对。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因为本身股票上市，它本身姓资姓社，当时就争论很大。然后证券市场搞交易也是有争议的，就是说到底需不需要？那么我们认为呢，这是市场的需要。因为你发行了股票以后，那么有投资人他有转让的需求，比如说家里有些什么急需啦，那么他需要用钱，那么股票手里套着，应该给他一个转让的机会，那这样才可以实现股票的价值，所以我们觉得二级市场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当时就开始考虑设立营业部。

臧熹：虽然过了好多年，我发现您如数家珍，还能把这些都一一地告诉我们，说明您当时是不是倾注了自己非常大的心血？

张宁：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说实话我们的工作就是6+1、白加黑，就是没有休息日的这种概念。

臧熹：所以大家一起努力，那个时候上交所水平也是比较高的，有些做法应该也是领先的。

张宁：对，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角度来说，那更是倾注了很多

的心血，大家不断地在加班加点地干活，大家都认为只争朝夕。因为那个时候，朱镕基给定了开业的目标，所以只有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我们要完成所有的过程。当时既要完成法律法规的建设，又要完成内部的交易规则、章程的起草，还要完成我们的会员的组成，还要完成我们的上市品种，还要完成我们的交易方式的确定。

臧熹：而且那时候就已经电子交易了。

张宁：对。当时采用电子交易呢，应该说我们也是比较偶然的。当时我们在交易规则里面写了四种方式：一种是手工的，就是写黑板，那是旧上海就是用的写黑板；然后我们也看到日本的交易所是打手势，我们也写了打手势；也看到香港交易所，放的每个经纪人们面前都有一台电脑，所以我们写的电脑交易；然后还看了纽约交易所是下单的，那么我们也写了一个纸质下单。那么写了四种交易方式，到底用哪一种，大家都觉得都没把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就是有一位现在的交易所的副总，当时他是财大的一个老师，他也在参加我们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在讨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我们用电脑交易吧，你只要告诉我交易的原则是什么，我写一个程序，就可以用微机交易了。我说这么简单？我说了三条交易原则：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大宗优先。他说够了够了，两个礼拜就能把它写出来。然后两个礼拜他就把这个交易软件写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上微机交易了。所以我们上交所一上市的时候，就是由电脑自动撮合交易的，这个在亚洲来说是第一的，因为后来我才知道香港交易所的电脑，它其实是一个报价系统，它不是一个实时交易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当时是非常

先进的。

臧熹：我想正是那个时候大家一起的努力，才导致上交所一开局就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先进的做法。顾老，您的股票上市之前，您懂股票吗？

顾国椿：那个时候还不太懂。

臧熹：不懂就得学吧？

顾国椿：是的，我觉得股份制这个制度很好，这个机制很好。因为我们已经感到，我们公司发展的瓶颈，主要在机制体制、内部管理不顺。这样子搞下去，那豫园商场发展没有前途。当时我们觉得股份制这个形式对我们很合适。因为我们公司里面，国营的比重很小，集体的比重很大，所以我们改革一定要把这个所有制的问题、机制体制问题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觉得通过股份制，把资金融通起来，集中管理，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最好的办法。

臧熹：您说那个时候内部没什么压力，那压力来自于哪？来自于外部吗？

顾国椿：其实社会压力我们也不怕，最大的压力是来自我们区级领导，区级领导的思想跟不上。我们要搞股份制改革，研究方案，他们部门的人就跟我们讨论。我跟他们说，讨论一次，你们给我身上绑

一根绳，讨论一次，给我身上绑一根绳。不是给我解放，而是把我越绑越紧。所以我们这个股份制真正能够第一批上市，成为上海商业第一只股票，是市里的支持、社会的支持、中央的支持。

臧熹：那后来上市之后，区里领导的态度和观念转变了吗？

顾国椿：后来他也思想转变了，主要是开始的时候想不通。

臧熹：那个时候领导思想转变了，那后来上市之后，您公司内部会有变化吗？

顾国椿：有，我公司内部，发行股票的时候，我动员了三次叫大家买股票，当时还有百分之3到4的人没有买。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这个股票呢，每人拿10股，100元一股，其中8股是用自己的钱买的，2股后来我是用结余下来的奖励基金提付给大家，送大家2股。

臧熹：那后来是不是公司内部管理，通过这样的股份制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顾国椿：变化很大，因为原来我们公司既不像公司，又不像行政管理机构。股份制以后，网点统一调整、经营统一管理、资金统一调度，一下子销售、盈利各方面都上去了，每年递增20%。所以我第一次发红利的时候，我是在岗，我大概发30元一股，那个时候证交所来给我打招呼了，说我发得太高了，人家跟不上。所以我那个股份制改革是给豫园商场的发展装上了两个翅膀，一下子飞起来了。

臧熹：您顾老他们企业当时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快的发展，张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整个证券业的发展也超出了您的想象？

张宁：确实，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有了飞跃的发展。就以我们上交所为例，上交所成立的当初，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考虑目标大概在十年有个一百家上市公司已经非常不错的一个目标了。但是呢其实，我记得在交易所成立五周年的时候，当时主导我们成立交易所的当时的朱镕基市长，后来我们上交所五周年的时候，朱镕基到上海来视察的时候，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五年前绝对没想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就说明这个发展是超预期的。

臧熹：而且在那之后，证券市场一直在不断地发展，而且我们也出了很多能够让证券市场更规范的一些政策和举措。

张宁：对，在 20 多年中，我们其实走完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走了 100 年甚至 200 年的路。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既有飞快的发展，也有规范的管理，如果没有规范的管理做保障，它也不可能有那么快的、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也要归功于我们 1999 年《证券法》颁布生效，然后又是 2002 年的证券市场对外开放，2004 年的国务院对于资本市场的国九条发布，2005 年的股权分置改革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使得我们的资本市场越来越规范，发展越来越健康，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们都亲身经历、亲身的感觉。

臧熹：顾老，您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而且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亲历者，您对中国的证券市场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寄语？

顾国椿：我觉得我们这个证券市场呢还是大有作为的，同时呢要严格规范化，这样能让股份制发展得更好。

臧熹：张老师您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亲历者、参与者，您觉得向将来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宁：从规范化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一贯坚持和努力的。因为我们是把投资者保护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在以前的工作当中，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那么我觉得在将来，这一点我们绝对不会改变。如果一个资本市场没有投资者，它还成其为资本市场吗？不可能，它也不会发展到今天，更不可能再往前走，所以呢保护投资者这是一个关键。另外，从我们市场角度来说，我们的规范是要求所有的，包括上市公司规范，包括证券公司规范，也包括我们交易所本身规范，也包括监管者规范，包括所有的投资者行为规范等等都在里面，所以我想，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规范，能够使得我们资本市场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臧熹：谢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结束语】

中国资本市场的航船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扬帆，1990年沪深两

大证交所的成立，犹如向浩瀚的资本汪洋当中投入了一枚石子，谁又能想到 28 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掀起巨浪，容纳超过 3500 只股票，总市值接近 50 万亿元，体量规模居全球第二。汹涌波涛的诡谲正在于它既带来强大的前行推动力，又注定了这一路航程难免波折。所幸，面对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我们在试错中修正完善，在改革中创新发展，在开放中汲取更大的能量。